

咏而归

即使到最后，
生命也可如沐春风。

王树兴 著



咏而归

即使是最后，
生命也可如沐春风。



王树兴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咏而归/王树兴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4. 7
ISBN 978-7-214-11747-2
I. ①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1434 号

书 名	咏而归
著 者	王树兴
责任编辑	孙 立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pph.com http://jspph.taobao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8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22
字 数	26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11747-2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	起点站、终点站	/	001
第二章	死亡的背景音乐	/	023
第三章	这个职业今非昔比	/	045
第四章	死者都应有尊严	/	073
第五章	人生况味	/	093
第六章	夜半鬼在线	/	121
第七章	住馆法医工作室	/	141
第八章	不要死于无知	/	163
第九章	有意的职业相遇	/	185
第十章	隆丧厚葬	/	205
第十一章	临终关怀	/	231
第十二章	报应与生无意义	/	255
第十三章	暗香留存	/	275
第十四章	向死的存在	/	303
第十五章	设计将临的死亡	/	329
尾声		/	341

\ 第一章 \
起点站、终点站

//儿子说殡葬这个行业有点黑、会捞钱，很对不起死者。

//她父亲又写了几行字，请我在他死后到火葬场去开后门。

//娱乐的地方，欢快的地方，不是从事殡葬这个行业的人好去的地方。

1

殡仪馆一度是我非常惧怕的地方，不愿提，不愿想。那一年父亲遗体火化结束，从殡仪馆一出来我便去理发、洗澡，还将身上的衣服里里外外换成新的。这以前的几个年头，我数次到殡仪馆为母亲、妻子和亲戚送葬，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就剩下了儿子九零和我，怎么说也该离这个晦气的地方远远的了。这以后，我一概不去殡仪馆送葬，哪怕是极尊重的前辈或者领导的告别仪式，我也要想办法找种种理由不去。

忌讳与死亡有关的一切是人的常态，可是怕什么却总会有什么找上你。我还是被这个地方黏上了，局里安排我到下属的大旺殡仪馆去当馆长。

事先，我知道自己职务要提升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岗位。在局长那里结束任前谈话，我没有回办公室，而是漫无目的地围着办公楼跑了一圈。我用手机给儿子九零发了一则短信，告诉他我的工作有了很不一样的变动。

九零半天没有短信回复，我以为他不会有了，回办公室后他的电话回

了过来。他对这件事的反应很大，问我为什么要去？我解释了一下，他竟然说了句让我鼻子发酸的话：“你到那个鬼地方上班不伤心啊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不得不回答他这个问题，我说：“伤心！……当然伤心！”

电话那头九零感受到了我的情绪，换了轻松的口气安慰我说：“算了，如果没有办法，一定得去的话，殡仪馆这个单位其实也挺好的。”

我奇怪九零的弯子转得快，问他怎么又觉得殡仪馆的工作好了？九零回答说，有失便有得，殡仪馆可是个油水大、捞得着钱的地方。

我恼了，问儿子此话从何说起，作为一个学生怎么知道这个行情的？他讪讪地说是从网上看来的，还说整个社会都知道殡葬这个行业有点黑、会捞钱，很对不起死者。

我的心像是被挫了一下，虽说还没有到殡仪馆上任，我还是要撇清自己，要维护即将从事的职业。我说：“你父亲不是这种人。去那里工作是组织安排，不是图谋钱财。你父亲知道家里死了人是什么心情……再说，殡葬这个行业你和外面人了解多少？绝不像你说的那样……”

九零用鼻子哼一声，不再说什么。

接下来我要在下班后去市人民医院找朱蕴，我不想在电话里和她说我工作变动的事。到殡仪馆工作的事在她那里我希望不会是一个坎。

朱蕴是别人介绍我认识的。妻子逝世后不到半年的时候，就有人说到我面前来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心情，一口回绝了这件事。两年后那个人再对我提起，说那个原先要介绍给我认识的，医院的、条件好的女医生还在，还没有与别人谈对象。见我疑惑，那个人说以朱蕴的条件是放不住的，追求她的人很多，是她一直在等，就看上我了。

我觉得好奇，问这朱蕴是个什么样的条件。那人说朱蕴的条件好，在人民医院妇产科当医生，才三十出头；长得漂亮，皮肤白，跟瓷一样细

滑；性格温存，有像棉花一样绵软的脾气……

我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，我要知道朱蕴为什么离的婚，我不想找一个作风有问题的女子过下半辈子。好在朱蕴离异的原因是前夫造成的，是他有了外遇。朱蕴不恨那个第三者，恨自己的前夫。她发誓一定要再婚，但坚决不找离婚的男人。

说起朱蕴原来的前夫康超，竟然是我在党校经济管理本科班的同学。康超在离城二十多公里的一家乡财政所当所长，与我们同学的三年里，周末的课每次上完了就急匆匆地骑自行车赶回去，风雨无阻。同学们都敬佩他的事业心，没想到他是为了在宿舍等他的情人。大家都被他骗了。

这天朱蕴没有在门诊，在妇产科病房里值晚班。我进了妇产科的病区后，脚步不由得轻了，病区里比较平静，没有产妇的呻吟，也没有婴儿的啼哭。朱蕴说过，妇产科就这样，一阵忙一阵闲，忙起来特别忙，小孩像是坐车坐船过来，一拨一拨的。

隔着玻璃窗见朱蕴在看一个小护士递给她的病历。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时候才看见我。她显得很吃惊，我没有到她工作的地方来过，不打电话就直接过来更不是我的风格。

她跑出来对我说：“怎么，突击检查来了？”

我忙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！有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她转身交待小护士几句，把我领到值班医生休息的地方。

“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，这么重要？是不是找借口来看我？还是有事路过这里？”她一口气对我来了多个设问。

我说：“有件事就是要当面对你说。”

朱蕴笑了，“我想要的，必须你当面说的话你已经说过了。还要再到这里来重申呀？”

我不好说面对面地对她说工作变动的事，是想看到她真实的态度，我只强调要对她说的事情非常重要。

朱蕴高兴地猜测，“一定是你工作动了，你按捺不住喜悦，非跑来告诉我……”

一个月前市委组织部对我和另外几个干部的任用公示，登在《高沙日报》上。朱蕴是知道我要被提拔的。

“是这个事，不过你坐稳了，我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动。”

朱蕴对我的提醒不以为然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紧接着催促我快说，似乎急着分享我的喜悦。

我说：“局里下午找我谈话了，要我到殡仪馆去当馆长。”

“噢——”

朱蕴就这么一声，看不出有多大的吃惊。

再看她，她将桌上倒下的一只木制胎音器扶正了，用手转动着，不出声。

我解释说：“见面的时候已经行文了，先前也没有一点点风声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”

朱蕴说：“你不要解释，是不是很在意我对这件事的态度？”

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当然。去那里工作我特别需要你的支持。”

朱蕴笑了笑，“你还是小瞧我了，我是医生，生死是我们手上的两种结果。殡葬行业是特殊，但我不会歧视你将来的这个工作。再说你是去做馆长，不会像殡葬工那样接触尸体，动手搞火化、整容什么的你不会做吧……”

我搓搓手说：“动手其实也说不定，如果需要的话。你们院长不是经常上手术台开刀吗？”

朱蕴轻轻推了我一把说：“苟馆长，那你就要注意卫生，我以后会仔细交待你应该注意的事项。”

朱蕴的这种态度使我轻松起来，最后的一点顾虑得到了消除。我又解释了一下，说自己尽管不想去那个地方，但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就得服从，是工作就要认真去做。

朱蕴忽然皱着眉头说：“还有麻烦！”

我赶紧问她是什么样的麻烦？她说我工作这么一变动，以后向父母介绍我就难了。父亲因病住在医院里。老人们最忌讳的、最怕的就是殡仪馆。就是一般的人，平时也都不愿意提到殡仪馆这个地方，怕触霉头。

我和朱蕴交往到今天，之所以没有见她的父母亲，是朱蕴觉得我和她不是小年轻，果真要对老人表明我们的关系，一定是在决定了要结婚，或者是在领结婚证之前。绝不能在明确了关系以后再有什么变故，那样会刺激和伤害到老人，非常不好。

见朱蕴有这样的顾虑，我就出主意，在我还没有到殡仪馆报到前，赶紧见了她的父母。现在我还不是那里的馆长。

朱蕴笑了，说这倒是个好方法。接着她调侃我，“我们没有什么变故吧？你都升官，做馆长了！”

我嘿嘿笑了，知道她是想让我轻松一点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收到朱蕴一条短信：

有意思，人家说我们妇产科的产房是人生起点站，你工作的殡仪馆，应该是人生的终点站吧？

我回复她：

111 和 161，生死一线牵，呵呵……

161 是我们高沙市殡仪馆上世纪 70 年代用的电话号码，111 是当时市人民医院的。以后高沙市的电话怎么升位，尾数 161 和 111 的号码都没有单位和个人愿意用，161 在这个地区已成为殡仪馆或者死亡的代称。

朱蕴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，她也是一个丧偶的人，以前的那位对她来说等于是死了，就是没有被火化掉。她说她一定要再婚，但坚决不找离婚的男人，不管这个离婚的男人是什么原因离婚的。

我当时觉得她还没有摆脱受伤害的阴影。其后的相处果真证明了这一点，她总是在质疑我们的交往，认为再婚的家庭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，对再婚的事她犹疑，甚至无名地恐慌。

现在朱蕴既然同意我去见她父母，说明她下了决心，我们的关系有了突破。我也将此作为朱蕴对我新工作的支持，心里特别高兴。第二天上午我趁热打铁，给刚下了夜班的她打电话，说我只一两天就要去殡仪馆上任，想早点去见她父母。

喜欢设问的朱蕴这次什么问题也没有，说下午去。她告诉了我父亲住院的病区和床号，说会提前过去等我。

我有点紧张，虽说有过婚姻，也谈过恋爱，但前妻和我同住在一条街上，她的父母我自小喊叔叔、阿姨，郑重其事地去见女方家长、女朋友的父母亲，我还是平生第一次。

下午在约定的时间里，我到了朱蕴父亲的病房。推开门见朱蕴坐在一张病床前，边上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胖乎乎女士，我赶紧殷勤地冲这位年

长的女士叫了声阿姨。

朱蕴脸红了一下，站起来接下我手上的花篮和滋补品，介绍边上的女士是临床李伯伯家的，转过身来将我介绍给她父亲。

朱蕴的父亲躺在病床上，输着液，吸着氧气，脖子上刚动过手术，纱布盖着的创口下面插着一根管子做负压引流，负压球里有不少引流出来的积液。他冲我点点头，指指自己的嘴，摆摆手，意思是他什么话也不能说。我在他面前的一张凳子上坐下，也不说什么，只一个劲地用亲切的表情，用微笑面对着他。

一会儿进来一个圆脸庞的老阿姨，朱蕴迎上去轻声对她说：“妈，他来了。”

朱蕴母亲“嗯”了一声，只注意打量我，手上提着的热水瓶也不放下，最后是朱蕴上去接了下来。

朱蕴父亲抬起手来示意，朱蕴母亲赶紧为他拿来一个本子和笔，他吃力地侧着身子在本子上写了些什么，递给朱蕴母亲。她接过去看了看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再递给我。

我看的时候朱蕴也凑过来看写了什么，本子上面大大地写了三行字：

蕴说你人很好

我看你也好

你们好好相处吧！

我非常高兴，不说什么，不停地笑着点头，觉得这样能让老人放心。

朱蕴介绍我的情况时，说我是民政局干部，在基层政权科工作。朱蕴的母亲说我这个部门是跟城里的居委会、乡下的村委会打交道的，想必朱

蕴对母亲多多少少说过一些我的情况。

我离开时朱蕴送我，在她工作的医院里走着，会不时地遇到她的同事，打招呼之余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，父亲患病和住院不让告诉外面人。老人是个要面子的人，觉得自打患病以后，特别是躺在病床上都没有人样了，就是死也要给认识他的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

我说我父亲则截然相反，觉得自己患病来日无多，通知了所有想见的人来医院，将要做的和想做的都做完了后并没有死，最后竟一天天地懊恼怎么还活着，怕被人笑话。

朱蕴听了我说的没有笑，我三舅和家里亲戚当时也没有笑过。这件事其他人听到的时候，都会笑一笑，以为这是个幽默的故事。亲朋好友和无亲无故的人区别大概就在于此。

晚上，还在医院陪护父亲的朱蕴给我打电话，在我走了以后，她父亲又写了几行字，请我在他死后到民政局下属单位火葬场去开后门，要烧得好一点，将骨灰全都要回来。

我交待朱蕴，她父亲再说到这些事的时候，不妨做些铺垫，告诉他火葬场应该叫殡仪馆，以我的了解，那里有很好的服务，让他对身后事尽管放心。

朱蕴说她才不对父亲说这些话呢，火葬场、殡仪馆也好，都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少在一个患病的老人面前提起是最好的。

这天晚上我给大旺殡仪馆的副馆长陈喜国打了电话，告诉他我要到大旺来工作。我和陈喜国有一段特殊的交往。应该说在殡仪馆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，陈喜国是我惟一了解和关系好的，我希望他在工作上能够给予支持。

陈喜国说他早知道我要来做馆长，宋局长和他聊过，征求过他的意见。

大旺殡仪馆在离市区 15 公里的大旺镇上，宋局长和局党组申书记双双送我去那里上任，以表示对我工作的支持。为此，我准备了一个在欢迎会上的发言，背熟到能够脱稿。

驱车前往的途中，宋局长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接完电话他让司机将车停到路边。

宋局长转过脸来告诉我，殡仪馆那边出了点事，昨天夜里有 8 名职工赌博被抓进了派出所。

“全体职工会一定是开不起来了。”申书记叹了口气，“8 个人正好是两桌麻将的数，占殡仪馆小一半的人数，就怕上午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。殡仪馆这一帮人就不能一刻没人管。”

宋局长也一副生气的表情，“什么没人管？交接以前许志群就应该负这个责。”

宋局长的脸转过来一直盯着我，估计是想看我的态度，这种情况下还去不去？对我的考验就在眼前。我说：“我们还是赶紧去吧？这时候馆里需要人。”

申书记赞同，连说“对对对”。宋局长点点头，指着前面的路口对司机说：“我们抄近路，绕过菱塘乡，直插大旺镇。”

这样一来，车就离开省级公路开上了湖滩上的漫水公路，有那么一段

还走在了邻省安徽境内。

宋局长的脸又转了过来，他指着车窗外对我说：“西宁，我让你看看地形。把馆建在大旺镇，我当时是力排众议，用心良苦。这馆址远是远点，可它在全省交界的地方。地名也好——大旺！乡风民俗都要求殡葬吉祥如意，大旺！多好的地名、馆名？！”

我点点头，知道这座三年前从高沙市城区迁址兴建起来的殡仪馆，在这个地段上比两个毗邻省的殡仪馆要高档很多，甚至可以算是豪华的。我母亲去世后是在这个新馆火化的，这座殡仪馆我来过，也算是有印象。局里有不少人认为，大旺殡仪馆的规模建大了。也确实是，业务没有预计的好。按理说殡仪馆的业务计较不起来，死亡人数多业务才好。但宋局长在与我谈话时强调，大旺殡仪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有较大的业务上升空间。现在，他又转弯抹角地在强调三省交界、优越的地理位置，这明显地是在给我压力。

大旺殡仪馆原馆长许志群穿着白大褂，叼着根烟背着手站在殡仪馆的门口，他在候着局长和我这个继任者。见我们的车过来，他赶紧吐了嘴里的烟，指挥门卫将电动伸缩门打开。

车在许志群面前减速但没有停下来，宋局长对司机做了个往里开的手势。

许志群小跑几步跟上去，他觉察到了局长的不高兴。按理说，车到门口看见他应该停一下，打声招呼再进去。

下了车的宋局长拉着脸，不满地瞄了一眼许志群身上穿的工作服白大褂。

许志群赶紧替自己解释，“刚刚忙了歇手，这最后一班岗真不好上，又是忙整容，又是搞火化的。馆里的人今天一个顶俩，一个顶仨……”

“该你以一顶八!”申书记打断许志群的话，数落他连人都管不好。许志群无奈地说：“他们是看我走了，这才‘小和尚打伞——无法无天’，要说平时，他们哪敢啊?!”

宋局长说：“馆里打麻将的事情又不是一天两天，局里谁不知道麻将馆是殡仪馆的另一称呼？敲过你的木鱼，让你把他们的麻将收了丢炉子里，和死人一起火化，你就是不下手。”

许志群瞄一眼我说：“苟馆长来了就好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第一把火就先烧麻将牌，烧个精光，以后在殡仪馆里禁止任何人打麻将。”

宋局长用手指指许志群说：“谁害病谁吃药，你这件事不处理好了就别想走。”

见局长这么说，许志群赶紧打电话给大旺镇派出所的李所长，电话里他不说殡仪馆有人进派出所的事，只说局长下来了，晚上请所长、指导员吃饭。宋局长皱起眉头，又指了下许志群，背着手走了开去。意思很明了，他不赞成这么做，他不会参加这个饭局。

许志群打完电话过来向宋局长解释，这么说只是给派出所方面一个面子，人家李所长一口回绝吃请的事，还请宋局长对这几个人的处理提提意见。

宋局长摆摆手，说派出所依法办案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不相信还要听他的什么意见。许志群说，好在人马上就回来了，派出所算是网开一面，只罚点款，让他们每人写份检查。宋局长说，那就请派出所帮个忙，让他们写检查时一式两份，带一份回来交给他们的新领导，作为见面礼。

许志群立即就给派出所又打了电话，真这么安排了，让他们几个带检查书回来。

我的馆长上任仪式极为简单，全体职工会开不起来，只开了中层以上干部会。就这样也少了两位，陈喜国病假，还有一位在派出所。宋局长一行连晚饭也没有吃就走了。

许志群悻悻地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在下面干不同于机关里，挨批的频率高得多，特别是殡仪馆这个地方，吃苦不讨好。”

许志群并不是卸任就走，他还要做一些工作上的移交。晚饭前他带着我将殡仪馆内的告别厅、整容室、太平间、火化间和休息室走了个遍，简单地介绍了情况。

到晚饭时，在食堂里刚坐下，几个打麻将赌博的人从派出所回来了。他们没有我预料的垂头丧气，倒是谈笑风生，像是刚看了场电影回来。他们都认识我，有叫我荀馆长的，也有叫我西宁、小荀老荀的。有两个人自觉，将检查书交给我，脸上也有些愧意；还有几个人，当着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。

我将收到的二份检查书折起来放到包里，敛起笑容说：“我一来就遇这样的事，见面礼就这个啊？”

大家鸦雀无声。

我以为可以趁热打铁，当众宣布以后在馆内一律不允许打麻将，还强调所谓的“馆内”包含生活区。

许志群在桌子下面用脚悄悄地踢了我一下，我没有反应过来，继续板着脸，以此表明态度的坚决。

有人嘟囔：“不打麻将日子怎么过？闲下来和死人说话啊？”

我看看周围，希望有人站出来支持我的决定。可是，这样的人一个也没有。他们似乎都难以接受这一规定。

许志群又给了我一脚，这一次起了作用，我不再生发话题，起身招呼